

新观察·年度综述

2014年网络文学：

新的成长与内外变化

□王颖

网络文学内外环境的整合与改善

在2014年初开展的“扫黄打非·净网2014”专项行动中,盛大、百度、腾讯、中文在线、搜狐原创、新浪读书、TOM在线、汉王书城、铁血网、大佳网、纵横中文等各家网站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力度配合了此次行动。各大网站经过地毯式的自查和排查后,在内容审核方面获得了显著成效,对网络文学的稳健发展有着长远的意义。

另一方面,随着在线阅读市场的进一步繁荣,在碎片化、闲散化时间中付费阅读网络文学渐渐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娱乐活动。中国移动公司2014年推出“和阅读”品牌,迅速引起关注。在其2014年初发布的数据中,月关的《醉枕江山》获年度最佳网络文学新作奖,若雪三千的《天才召唤师》获年度最佳女生原创奖,天蚕土豆的《大主宰》获年度最佳网络文学奖。

2013年以来,盛大、百度、腾讯三足鼎立,其他网站群雄逐鹿的分配局面逐渐成形。以往在举办文学赛事、发掘新人、培养作者、版权维护等问题上,各网站均以自身目的出发,各自为阵,较少跨越平台。而随着网络文学的日益发展,作家阵营不断扩大,文学新人的竞争愈来愈激烈。在此情况下,2014年10月,由多家网站联合举办的首届“磨铁杯”原创文学“黄金联赛”启动,吸引了各方关注。为鼓励更多网络作者参与比赛,联赛将持续至2015年12月31日。未来网络文学界是否能更好地打破藩篱,为网络文学发展集思广益,令人期待。

与网络文学内部的强势发展相映成辉的是,传统媒体、大学、专业研究机构等的不断进场,针对网络文学展开了深入长期的研究与引导。与此同时,传统文学也在各方压力和动力下不断进入数字阅读主场,使数字阅读朝着百花齐放的方向发展着。《人民日报》的“网络文学再认识”专栏、《文艺报》的“网络文学评论”专栏等,邀约专家学者,从网络文学的文本内容、历史与现实意义、文化功能、生产消费、评价体系等多方面各抒己见,共同探究网络文学历史现状及走向。7月,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等举办“全国网络文学理论研讨会”,从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主流价值、评价

体系建设、审美特性发挥等多个专题与维度进行研讨,在我国网络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2014年,中国作协继续对网络文学发展给予实际支持。不仅开展广泛调研,组织作家培训,而且注重作品研讨,如在5月份,专家对架空历史小说创作方面成绩颇丰的酒庄进行了点评。自2000年发表第一部短篇网络小说《秦》开始,十余年来,酒庄先后发表了《明》《指南录》《隋乱》《开国功赋》《盛唐烟云》《烽烟尽处》等多部长篇历史小说。研讨对建立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推动网络文学精品化有着积极的作用。在6月最新公布的中国作家协会2014年新发会员名单中,网络文学作家有24人,而此前历年总和为36人,可见网络文学正不断得到传统文学界的认同。在7月公布的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中,网络文学作品有云霓的《吉时医到》、失落叶的《斩龙》、酒庄的《烽烟尽处》、苍天白鹤的《无敌唤灵》、仙人掌的《回归家园》、爱潜水的乌贼的《奥术神座》、柳暗花溟的《律政先锋》等10部。鲁迅文学院先后举办了两届网络作家培训班,以支持和引导网络文学的发展。

网络文学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后,成立自己的协会组织也被提上议事日程。2014年1月,全国首家省级网络作家协会“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宣告成立。5月,在“中国网络文学南北对话论坛”举行的仪式上,江苏省作协网络文学工作委员会成立。7月,上海网络作家协会成立。四川、广东等地也表示将成立网络作协。这些举措得到网络文学作家的积极回应,有效解决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问题。

2014年,《人民文学》开发了“醒客”阅读APP并在5月首次推出了网络文学作品专区,从海量稿件中选出5篇短篇小说,分属科幻、武侠、军事、情感等类型。该期编者按说:“它们的特异与轻盈,不似现今‘正典’序列上的‘纯文学’。不过,史事如飞鸟掠过,仿佛在示意我们,某些艺术先知的形影往往是特异而轻盈的。”此外,北京大学中文系在2014年创办了微信“媒后台”公众号,希望通过网络文学的生态观察和亲笔写作,亲身试验和展示网络时代,我们如何思考、为何想,以不断发现和认识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网络文学的成长与分化

如果说前几年对网络文学的讨论还处在表象的不断争论和内部的资源抢占中,如今的网络文学经过内外力量的不断撞击和融合,展现了一步步稳健向纵深和开阔方向发展的可能性。网络文学内部走向分化:长篇小说、超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等其他文体都能在网络上盛情绽放。2014年,豆瓣阅读开始力推中短篇小说,涌现了一些新人。豆瓣阅读选择了一条与其他文学网站不同的运营之路,在审美取向上不刻意强调与传统文学的差异,文学性成为选择文本的惟一标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新世纪网络文学研究”论坛课程也专门研讨了“网络文学的中短篇小说说”。可见,“中短篇小说”正逐渐成为网络文学的新热点。在这一现象背后更值得挖掘和梳理的是,从曾经的榕树下到天涯,网络文学在草根、全民、自由写作的1.0时代,其实已培育出一些中短篇“精品力作”,但当盛大等资本进驻网络文学后,以商业类型为主的小说进入繁荣甚至泡沫化的2.0时代,中短篇小说及其他文学的“网络形态”由于不符合资本“利益最大化”的需求而被压制,甚至被全面遗忘。事实上,“中短篇小说”及其他网络文学形态,无论在创作者的心态还是读者的接受心理、评论者的评价体系来看,都是网络文学界和传统文学界中“最不具差异”者,也是最容易相互沟通和融合的。

在2014年网络文学中短篇小说的复兴中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张嘉佳《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意外”畅销,部分故事已被卖出影视版权。它使网络文学意识到,真正最有生产力的并不一定是长篇小说,还有可能是博客体、论坛体、微信体等带有“语体实验”性质的微文本。在这个层面上,言语即生产力,它们代表着最新、最前沿、最先锋的“语言”和“文学”实验样式。这些实验正逐渐被网络文学中的全面类型小说、非虚构等长篇小说所吸收和消化,并在“经典化”和“主流化”的过程中,被影视剧等吸纳为“畅销元素”,这就是网络语言生产力对大众文化的渗透和侵袭。张嘉佳《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其实即是在“微博阵营”上用新语体来讲述的中短篇小说,它还代

表着一个风向——不只是动辄几百万字的类型小说才可以影视化、游戏化、简单、简短的小故事同样也可以。以往网络文学越写越长,有作者意愿和经济利益等多方面原因,而豆瓣运营方式、张嘉佳的个人成功等现象,使网络文学作者的创作方向也发生了改变。单纯靠量取胜,只会消耗自己的名声,在作品质量和输出价值方面若不加强和改进,最终让自己的“大神”形象土崩瓦解。

如今,网络文学的读者将不仅仅是面对那些内容注水稀释,开启断点续传功能、打怪升级式模式写法,让读者什么时候都能中断、什么时候都能毫无障碍地再进入,以愉悦打发闲散时间的文本。网络文学的实践说明碎片、通俗也可以走向精致和审美。豆瓣阅读的审稿流程放在网络时代可谓保守,不过也正因为这种慢和保守,使它发布的内容、质量都能得到更好的把控和引导。未来网络文学的发展趋势,除了靠勤奋地码字来维持人气、凝聚粉丝之外,在商业市场和个人表达之间的不断平衡、博弈、探索,不断挑战文学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也是一种新的选择。例如,猫腻的小说一直有着两者兼具、不可或缺的气质,而这样的作家随着机制的成熟会越来越来多。在信息时代,只有那些无法被复制、粘贴的作品,其价值才会水涨船高——比如秘密、原创的点子、活力以及完整性等,而未来网络文学的生长点也正在于此。

网络文学作为新世纪的新文学,一直与我们这个时代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它的不断“进化”、“分层”和“演变”最终反映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然而,网络文学固然拥有市场,同时也面临挑战。特别是在“4G时代”,如果手机下载一部电影只要几秒钟,那谁还来读网络小说?所以,网络文学应向动漫、影视等多种娱乐载体进军,发挥文学作品的最大价值。此外,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融合越来越必要,只有向市场提供精品,才能让文学拥有更强大的生命力。“进军说”虽是事实,却着眼于网络文学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而非网络文学本身,并不利于网络文学的全面发展。如同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互补性日益为人所识,网络文学与其他文化艺术门类的差异性与其独特性也一直存在。

■短评

■新作快评 杨晓升中篇小说《日出日落》 《中国作家》2014年第12期

被积习捆住的稻草人

□黑丰

杨晓升的中篇小说《日出日落》描写的是一个具有化石质地的广东海滨原始闭塞潮汕村寨的生活。作品通过一个畴零人(珍珠)的死,一个张口闭口“做人”、张口闭口“颜面”“尊祖”的人(吴钦文)的活(虽生犹死的活),通过一个家庭单元的凋敝,深刻地揭示和批判了日常积习中的不合理。

珍珠是因家暴而走的,后悔悟而返家。她确有过错,她后来不该又与前夫在一起,但所有这些并非她能规避和幸免的。面对她那雪片般的悔罪书信,吴钦文为何充耳不闻?宁可家庭一盘散沙,活活困顿在6个孩子中不能摆脱,依然不可原谅珍珠?答案是:积习。吴钦文宁可把对女人的深切思念压进潜意识的沟壑里,然后放出狠话“勿理她”、“不许让那个老娼进家门”,哪怕形单影只,也咬紧牙关不松口。他是在为一种积习而“活”,他怕那把潜在的“尺子”,顾及所谓的“颜面”,压迫自己的欲望和良知,宁愿牺牲自己,同时也连带葬送家庭其他成员的权利,也要说“不”。吴钦文以及所有这一类型的人,就像是稻草人——一个内在渴望被积习所摄住的稻草人。

虽然作家在小说中没有明言和明确谴责,但在珍珠和她的一家绝望的呼告中,深藏着作家和普天之下的受苦苍生对偏执的文化和宗教的控诉。小说的刀笔,是通过剖析一个脆弱的妇女和她悲苦的命运,聚焦社会和人性,敲打或考量那些被人们奉之圭臬、敬若神明的传统和规矩。同时,作者也解剖了这个家庭中的男性形象,他既是文化的继承者、守护者,又是受害者、牺牲者;他既居高临下,又匍匐于地;既施暴他人,也牺牲自己。

小说主线深刻明晰,语言平实有力,情感把控适中。尤其最后,“按潮汕遗风,在外边死的人遗体是不能入寨的,更不能抬回家,何况死者是遭大多数村人唾骂的珍珠?于是,珍珠的遗体便只好暂停放在小溪边那棵苦楝树下……”“珍珠终于永远留在了寨仔山下。然而,寨仔山村的人对她的谩骂和憎恨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作家笔下的人文生态,令人惧、震撼。“日出日落”几乎成了人物和作家内心无奈的浩叹,日头就像一个绝望的句号,出了又落,落了又出,永无休止,就像寨仔村人绝望的生活。杨晓升从写报告文学到写小说,一直不改本色。近年他的几部作品书写出了毛茸茸的生活,不做作,不勾兑,踏实,本真,逼通现实。

“唤起记忆即唤起责任”

——评王方晨长篇新作《公敌》 □宋嵩

服塔镇的过程无比漫长,将一代人由青年拖到老年,其间交织着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读来自是扣人心弦。

同时,众多的小矛盾也在其中展开,最突出的是佟家庄佟、韩两姓之间的冲突。佟克宝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韩姓人成为佟家庄的领导者,更何况这个人要将祖辈传下的宝贵土地用来建工厂。在他心中,这些都是“卖村”的行为。更令他无法容忍的是,自己的儿子佟黑子与自己关系紧张,但却对韩佃义无比崇拜。佟克宝想方设法与韩佃义斗争,先是纠集村人联名上书“保卫土地”,后是宁可弃农从商也不愿受韩佃义的领导,但临终前终于屈服。那匹买来之后从未使过便被卖掉的马,几乎就是他生前为自己准备的纸钱,同时也是对终将日薄西山的乡土中国的祭奠。

小说中的隐秘数不胜数:佟安福被人

夜间挟持的秘密,他主动让贤、将大权“禅让”给韩佃义的秘密,小白楼里的秘密,土管所长邵观无与佟家庄人之间心照不宣的秘密,还有古塔文物失窃的秘密、乡村少女失踪的秘密……可以说,《公敌》正是一部“隐秘之书”。读懂了它,便读懂了乡土中国。

从上世纪80年代的王润滋、张炜开始,山东的乡土作家就在合唱着一曲乡土的挽歌,王方晨自然是这支“合唱队”中重要的一员。与其他作家的“温情叙事”不同,王方晨的小说少有那种款款的温情与隐隐的愁绪,柔软的悲悯之态在他的笔下往往被置换为峻笔凌厉的表述。

王方晨大开大阖,大刀阔斧地将“乡村帝国”佟家庄几十年的发展史与佟志承辞官返乡后短短的几天并置,过去与当下不停地腾挪穿插,一个个鲜活的乡村生活

模糊地带的诗意勘探

——读成都凸凹长篇小说《甑子场》 □王国平

寺惨案”、“三三叛乱”为底色,经由作者的艺术描摹与精神锻造,最终指向人的命运轨迹。

时代变革、转型的当口是比较容易生发出饱满故事的。这是一个模糊与边界地带,是一个过渡时期。往前进一步还是往后退一步,对都是考验。身处这样的地带,人才会真正迫切地思考到底应该怎么走,最终的选择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眼光与格局,也可以看出时势对人的俯瞰与挤压。在这样的地带,人被放置在火中烤,人的性格、品质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趋向极致,经受一番心灵的拷打。时代那么火热,历史那么耀眼,这些不在舞台中央的人们最终的命运如何?《甑子场》中出现的安、禾、蛋、乌、菜、鱼儿、扣儿等人的命运轨迹分明在昭示,他们把控不了自己,或者被一种狂热的力量引向毁灭,或者糊里糊涂就被纳入另一种体系,或者在不明不白中打发漫长的光阴。小说挣脱了简单革命叙事的套路,没有迫使人物进行非此即彼的

“站队”,分出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坏人,而是将小说推向了人性化探究与思考的轨道上。

“谨以此书献给那些牵动了历史重大事件与重大进程而又在历史尘埃中消弭得无踪无影的小人物。”作者在扉页上标注的这句宣言道尽了他的意图与期许。相信他送上的这份“礼物”可以让这些“小人物”感到欣慰和温暖。

这份温暖或许更多地源于整部作品充盈着一股浓郁的诗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部经过诗的浸泡与涵养的长篇小说。作者曾经是先锋诗人,这回首次操持起长篇小说来,诗的精神、先锋的精神依然在《甑子场》的文字之间活泼地跳跃。因了诗意,因了先锋,在作者的笔下,空间基本上是恒定的,固定在“甑子场”一隅,但时间却顽皮得很,不给暗示与铺垫,在历史和现实的间隙里上下乱窜、来回穿梭。《甑子场》中的虚构与真实(历史)之间的界线不是很清晰,两者维持着一种若

镜头被作者高超的蒙太奇技法拼接转移。这种写法乍看上去会让人心慌失措,却与佟家庄人浮躁的心态相得益彰,是几位主人公心神不定的情绪的最佳呈现方式,乡土的秘史由此在众多片段的交叠闪回中渐渐浮出水面。这是一种作者主观力量强行介入阅读过程的写法,每当一段情节渐入佳境,作者却偏偏将另一幕幕进来。对于王方晨来说,也“只能是这种写法”,因为他的目的绝不仅仅只是向我们讲述一个故事,而是要借佟家庄几十年的变迁史,带领读者回顾并反思中国乡村的发展之路;而且在作者的用意中,“反思”更重于“回顾”。王方晨书写这样一个故事,其目的是试图重新“唤起记忆”,唤起中国乡村时代变迁的集体记忆,因为“唤起记忆即唤起责任”。

由此可见,王方晨是帕慕克所说的那种典型的“感伤——反思型小说家”,在属于他的文学关键词中,“纠结”有着特别显著的地位。他的思索真诚却不免痛苦,理性坚守阴郁而悲怆。小说的结尾,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降临塔镇佟家庄,“大雪压去了广场上的嘈杂”,随后,佟黑子便消失在茫茫大雪中,走向人生的尽头。

即若离、欲拒还迎的状态。明明是虚构的,却朝着真实的方向倚靠;明明是真实的,在虚构的笼罩下反而显得有点走形。

读《甑子场》,有一种语言快感时刻在伴随。其实,阅读的过程并不顺畅。这不是因为理解上的障碍与隔阂,而是时不时需要缓一缓,进行一番诗意的回味。

“我看见扣儿婆婆冲进卧室的身形,竟像一粒能量饱满的年轻的动作。”“扣儿的天气很冷,一点不春天。”“两个男人匆匆的脚步,牵出了远远近近的几声犬吠。”这样的句子散落在整部作品中间,给人一种“陌生化”之后的会意。由于诗意的参与,原本比较冷峻、坚硬的题材,显得有些轻淡与清逸。

不过,整部作品的诗意似乎不是一以贯之的,而是有断裂的感憾。或许作者将这方土地的历史、掌故、风情和盘托出的愿望过于迫切,于是把很多资料性的内容强行安插在叙述途中,进行报告式的交代。特别是对客家文化的介绍,显得冗长而沉闷,生生地將诗意阻隔了。而且,书的后半部分,为了让故事脉络完整起来,作者不得不对前半部分悬置的叙事环节进行补漏,于是用力颇深,甚至使上了蛮力,显得急促,缺了前半部分那份从容。